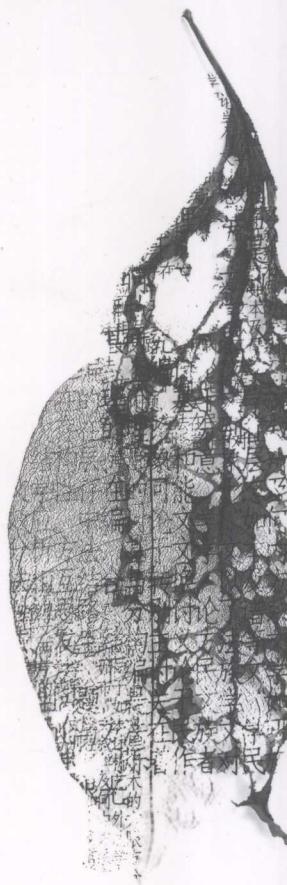


刘俐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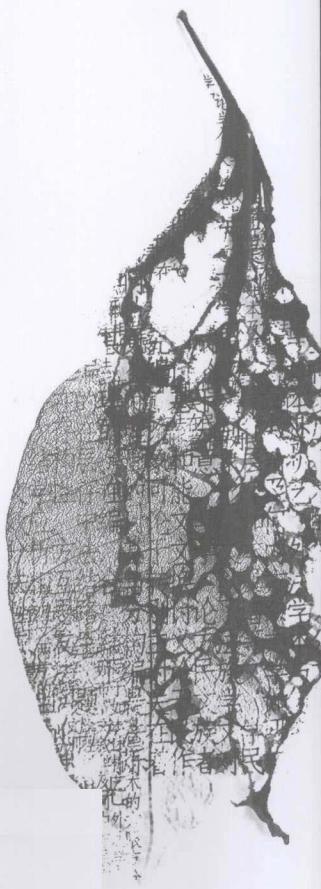
文学「如何」： 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刘俐俐
著

文学——如何：
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刘俐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301-15078-8

I. 文… II. 刘…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274 号

书 名: 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

著作责任者: 刘俐俐 著

责任编辑: 任 慧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078-8/I · 20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7.25 印张 242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1

上编 文学“如何”存在的理论

第一章 文学如何存在: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问题/23

第一节 文学性在叙事性文本中存在
方式问题/23

第二节 确定文学作品存在方式与文学批评/29

第二章 存在于叙述层的文学性/38

第一节 多重不可靠叙述所产生的文学性/39

第二节 “言者不知”所产生的文学魅力/48

第三节 叙述语气与文学魅力/54

第三章 存在于结构层的文学性/65

第一节 结构组合与文学魅力/65

第二节 语词作为流通物形成结构
与文学魅力/75

第三节 两个窗口交叉的结构模式
与艺术魅力/84

第四章 存在于形象和意象层的文学性/95

第一节 转喻性文本的文学性生成/95

第二节 意象隐喻的艺术魅力/103

第三节 存在于形而上层的文学性/110

中编 文学“如何”分析方法探微

第一章 发生结构主义:社会学方法新探/125

第一节 发生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126

目 录

第二节	“世界观”对于文学作品分析的方法论意义/130
第三节	社会学方法与其他文本分析方法的融合/133
第二章	历史眼光与比较:谱系学方法探索/140
第一节	谱系学方法视野的形成与设想/140
第二节	谱系学的文学性研究: 以《阿绣》为例/143
第三节	谱系学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关系/156
第三章	历史文化典籍的互文性与 文化批评方法/161
第一节	历史事件和故事作为历史文化典籍 “如何”进入现代短篇小说/161
第二节	古典诗词和典故作为历史文化典籍 “如何”进入现代短篇小说/165
第三节	历史文化典籍与现代小说中“形而上 质”形成的关系/167
第四节	小说中的历史文化典籍与 读者记忆/175
第四章	在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视野下考察文本 内外结合与转换的方法/181
第一节	从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切入 的理由/183
第二节	后经典叙事理论搭建的基本平台/184
第三节	后经典叙事理论与历史性难题 的解决/188

目 录

第四节	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发难与方法论的革命/193
第五节	“后经典的方法”增加了文本批评的切入“点”/196
第六节	“假设命题式”批评：后经典的方法/201
第五章 故事讲述模式中的批评方法/212	
第一节	“最后一个”的故事模式/213
第二节	“故乡与返乡”的故事模式/220
第三节	“故事套故事”的故事模式/227

下编 关于文学“如何”的余论

第一章 地方性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形态(一)/239	
第一节	为什么要讨论民族文学与文学性问题/239
第二节	《黑骏马》的文学性生成/242
第三节	《尘埃落定》的文学性生成/245
第四节	《黑骏马》与《尘埃落定》比较及其结论/251
第二章 地方性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形态(二)/253	
第一节	以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看民族文学作品的形态/254
第二节	汉语平台上民族文学的传播、交流与融合的机制与独特价值/261
第三节	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化认同意义/267

于最优秀的学者们所撰写的“最有价值的藏书”——《中国文学名著》。该书由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了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等。

导论 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如何”的理论。文学“是什么”是指文学的性质、特征、本质、规律等；文学“如何”是指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方法、技巧、途径等。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现象，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研究目的则是揭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文学理论的构成来自关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如何”两个方面。因为有文学才有文学理论，文学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动态的事实。因此文学“如何”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规约。文学“如何”的问题由许多具体问题所组成，比如，文学文本是如何存在的？文学文本的特性如何？某一具体文体的特性如何？某一具体文体和其他文体的相似性与相异性如何？等等。如果将文学理论编排成一个系列的话，那么，“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处于文学理论的根部，而“文学如何”的问题则处于文学理论的末梢部位。这个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个方面是既有的文学理论教材和研究性著作的经验，另一个方面是逻辑方面的证明。

既有的文学理论教材和研究性著作的经验也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文学“是什么”和关于文学“如何”的理论被编排在同一部著作中，并且互相照应。大部分《文学概论》类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研究性著作都属于这一类，仅以童庆炳和赵勇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为例，编者认为“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三个分支之一，它与其他分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它通过对文学问题的审视，侧重于文学研究中带一般性的普遍的规律，它力图指导制约着其他分支的研究，但它本身又

必须建立在对特殊的具体的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基础上……”^①。类似的还有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等。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体大精深的《文心雕龙》，其中《原道》和《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共同构成最关键的部分，而《体性》、《知音》等则涉及非文学性质的若干问题，属于文学“如何”的理论，《体性》涉及文学风格如何形成、体裁的分类、语言体式等问题，《知音》则涉及文学存在方式和批评如何展开问题。当然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自有区别。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的第二章，虽然其标题为“文学的本质”，但是，由于他们认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难以获得明晰的解答”^②，两位理论家聪明地绕过了简单地给文学本质下定义的路数，而采用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而从文学语言和其他语言区别的角度来描述文学的本质。从韦勒克和沃伦全书内容分布来看，在厘清了文学定义和区分，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之后，最主要地展开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其实，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童庆炳和赵勇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也绕开了给文学下定义的路数，而代之以“文学是一种广延性很强的事物。它涉及的面很宽阔……我们把文学理解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③这样的描述及叙述方式。另一类文学理论教材和研究性著作是专门关于文学“如何”的理论。中国多部诗话类著作即属于此类，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全书分六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最后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再比如，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ies)也叫做“叙述学”。叙事学是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叙事“如何”的理论，诸如叙述的人称、视角、时态等叙述话语方面，故事的结构、事件的功能等故事语法方面。因为叙述学研究文学叙述“如何”的理论，因此，叙事学家将随时

① 童庆炳、赵勇主编：《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页。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页。

③ 童庆炳、赵勇主编：《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发现叙述“如何”的新现象及尚未得到很好解释的叙事现象，均加入到叙事学理论中，由此而有了后经典叙事学以及解构叙事理论。

从逻辑方面来看，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意识，而问题从怀疑中产生。揭示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困难，进而向这种理论体系提出诘难或疑难，是产生科学问题的重要通道。就目前我国文学理论教程而言，以前面我所说的关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如何”的理论被编排在同一部著作中的情况为例：这种著作的体系本身确实具有内部的逻辑困难。余虹教授认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它的主要弊病是掩盖了主义外冲突的不可兼容性，而以兼收并蓄的大度扰乱了知识秩序并破坏了知识生产的理路。比如对‘语言’、‘审美’、‘意识形态’这三个巨型语词的使用”。他所谈及的是在关于文学“是什么”这一点上出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和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的特性等问题被置放在同一个体系中，就会出现同一体系内部的逻辑困难。道理很明显，文学的特性，文体的区分等，这些问题属于“……是怎样的”这样的描述性问题，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中属于要求描述所研究的对象或对象系统的状态或过程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描述性问题也可以还原为“……是什么”这类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认识或判定的问题，可以分解或还原为一系列问题的集合，但是如何还原，在文学理论学科中是否有必要还原，都是有待研究的。可见，企图把文学本质和文学形态、特性等所有文学理论问题都囊括在同一体系中，其内部不可避免地具有逻辑困难，这就在逻辑上证明了，文学理论基本是由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如何”两部分组成的。进而可以假设，这两部分文学理论问题的来路不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和解决方式就不会完全相同。我愿意暂时放弃讨论属于根部的文学“是什么”的理论，而以“文本学”为中心，讨论属于末梢部位的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逻辑问题。

二 以“文本学”为中心讨论文学“如何”的理论生产机制

从“文本学”理论建设入手探讨文学“如何”的理论生产机制，其中渗透了文学“是什么”的学理背景，但渗透不等于依赖和寄生，“文本学”在具体操作层面属于文学“如何”的理论。

关于文学“如何”的理论分布在文学理论各部分，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理论中，所谓文学文本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论和学说。西方文论重视文本问题，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同属于文本主义文论阵营，其他一些理论流派诸如后殖民理论等虽然不以文学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他们的讨论也建立在文本事实和分析基础上，其中渗透的是对文本理论重视的研究理念。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英国的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等都可以充分地说明西方学者对文本理论的重视。可见文本理论在各种哲学背景的文学思潮和理论流派中都有所讨论，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已经创建和规范出了许多文本学的范畴、概念和术语，只不过他们各异的个性消匿了文本理论的共性而已。^① 而在中国文论、特别是在大量的优秀诗论中也大量浸透着丰富的文本思想，现已成为共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则可以看成关于文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小说评点家们阐释小说作为虚构叙事文的文本特征和小说家的各种叙事技巧，其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追寻虚构叙事文本结构的美学观念，这是在宏观层次把握小说文本的艺术特性；发掘叙事文理的复杂章法，这种探讨颇相似于诗文理论中对“法”的阐释讲求，属于对小说文本细部“肌理组织”的探幽发微；探求小说的语文修辞的笔墨意趣，修辞层次在小说艺术中虽属至微的方面，却是极重要的一环，创见甚多。有学者认为：“‘文心’是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重要概念，它有二重基本含义：为文者之心（意图动机）；文本之心（即核心之心），

^① 详见傅修延：《文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指文本的文学特性)……”^①以上描述意在说明文本思想一直是中外古今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在通过这个描述,显示出文本思想组成的大致理路。

科学研究总是将一个大的问题分解为相互联系的若干问题,从而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和相关的网络。依此,文本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其一为本体论理论,即关于文学文本存在的样态及特性的理论,其二为方法论理论,即关于文学文本批评的理论。而运用方法分析文本则是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学“如何”理论知识生产的所在。我们现在首先来看文本学两大部分的知识生产机制。

(一) 文学文本本体存在与知识生产。

我们暂时认可,关于文学“是什么”,即关于文学本质问题,来自每种文学理论所寄生的哲学,“或者是……或者是……”。文学作品“如何”存在,这也是一个文学本体论问题,与文学“是什么”紧密相连(不同点在于,关于文学“是什么”,是关于文学性质的一般性命题,而文学作品“如何”存在是低于文学性质这样一般命题并且比较具体的事实、规则及命题)。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仅仅能够单一地认可某一哲学背景下的文本理论呢,也就是说,或者认可属于本质主义的文本本体论,或者认可属于现象学的文本理论呢?或者认可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呢?必须要非此即彼吗?回答是否定的。来自一个最确实的文学理论事实,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第十二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就与属于现象学的英加登的文本理论达成的共识:“对一件艺术品做较为仔细的分析表明,最好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包含标准的体系,而要把它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每一格层面隐含了它自己所属的组合。”“波兰哲学家英加登(Roman Ingarden)在对文学作品明智而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采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对这些层面进行了明确区分。我们不必详述他方法的每个细节就能见

^①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出,他对这些层面的总的区分是稳妥而有用的……”^①以本质主义哲学为背景的英美新批评派,竟然和作为非本质主义哲学背景的现象学文学理论达成共识。岂止如此,笔者还发现,加拿大文论家弗莱(Frye)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了“相位”理论。弗莱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多义性:在不同的关联域中便会有不同的意义。他提出,文学作品分为五个关联域,由此具有五个层次的叙述和意义。他称层次为“相位”。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提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的思想,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从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等六个角度进行。笔者发现文学作品存在方式问题,是中西方学者都感兴趣并且不约而同地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可见其重要性。从理论的共同点来看,英加登和韦勒克、沃伦可以看成是同一理论平台上的理论家。即便他们有所差异和冲突,也是余虹教授所说的“主义内”的冲突。而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化诗学。总括韦勒克、沃伦、英加登、弗莱和刘勰关于文学作品的多层次立体结构或者面面观的思想,可以概括他们对文学文本存在于诸多层面的见解。大致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存在于一个由语言构成的多层次的立体的结构中:各个层次分别为:1.语辞所具有的语音和语义。2.句子和句子所组成的意群,这是重要的贮存文学性之所在。3.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其中已经具有了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意义。4.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5.“形而上性质”(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虽然不是以阅读可能意识到的对象样式而直接出现的,但是也是生成文学性的因素。以上梳理表明这是一个关于文学文本的存在状态方式的说明,而不是哲学性质的说明。但是这个说明确实形成了关于文学文本“如何”的理论知识。正如鲁恩·安·克劳利·肯尼思·R. 奥尔森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英译者序》中所说:“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似乎是颇有争议的,这就为英加登的思考提供了极好的题材。在《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

①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8—159页。

识》中,他为异质存在的、纯粹意向客体(existentially heteronomous, 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s)建立了一种局部的本体论,他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为他就我们的艺术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可以提供何种知识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①以上分析表明:当脱离开文学“是什么”这样根部理论问题的时候,在一些文学理论末梢部位,不同哲学背景的文学理论完全可以暂时达成共识,为理论形成一个继续深入的平台。或者说,处于末梢部位的文学理论中,固然有哲学背景,然而也有哲学对于文学的妥协。在局部问题上,诸如文本如何存在等问题上生产出文学理论知识。

(二) 文本批评理论的确立和生产。

汲取多方面哲学背景中的文本思想,通过比较、参照所获得的文学文本存在及特性理论,其重要性在于为批评理论的建设确定对象和批评思路。这就涉及“文本学”的第二个方面,即关于文学文本批评的理论。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可以首先表现为仅仅是认识的样式。有什么样的认识,便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了关于文学文本存在于诸多层面所构成的立体结构中的认识,便有对应这个存在方式的方法,文本批评理论就是这样与文本相对应而形成。说到批评理论,确实如余虹教授所说,具有学理性和寄生性。学理性在于,无论在文本批评中所运用的心理分析方法、英美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还是叙事学方法或社会学方法等,均有它们背后的哲学依据。但是,我以为,这个事实并不必然决定多种方法互相排斥,不可兼容。如果认可不同哲学背景中的文本思想可以暂时达成共识,那么,兼容和综合性的文本批评理论建设就有文章可做。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方法论具有一些基本原理。其中的对应性原理和层次性原理及互补性原理值得我们注意。对应性原理是指作为研究工具的方法要适应研究对象的特性,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方法不是某种跟自己的对象和内容不同的东西,方法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谈到批评的适应性时也说过,批评

^① [波兰]罗曼·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晓未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总是跟它所判断的对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于现实的认识;层次性原理是指,因为认识分层次,决定了方法的层次性。层次性原理还包含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个别方法之间的关系;互补性原理就是建立在层次性原理之上的,方法的互补性原理协调各种方法的独特功能,以便它们在对应性原理和层次性原理制约下发挥各自的作用。文学文本是“多层次的立体结构”的界定,表明对文本存在进行了分解性的理解,文本存在具有不同的层次,为不同方法适应不同层次对应地运用提供了合理性。依此逻辑,对应一个文本就不仅有一种批评方法,而可以有若干方法,不同方法在相对应的层次进入,得到对于文本存在的各层次加以分析和解释。由此可以获得多种方法在文学作品的各层次间进行对话和交往的认识。质言之,这是综合的问题,而综合只能在文本批评的实践中完成。

以上关于文学文本“如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本批评方法论,只是文学“如何”知识生产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其学理性的文学批评过程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最重要途径和知识创新的最好机遇。

三 以“文本分析”讨论文学“如何”的理论生产机制

如前所述,“运用方法分析文本则是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种实践活动”。这是怎样一种文学研究活动呢?笔者以为,其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人类开始文学研究活动,截至目前,人类对于文学研究的方式有很多种,中西方大致差不多,主要有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以作品为核心的作家论研究活动、与时代同步的文学评论等几种。综括这些研究方式,我们发现侧重于宏观文学及文学思想发展脉络、侧重作家创作和地位、侧重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任务,都有相应的文学研究方式来承担。人类文学研究方式承担起了对于文学活动从作家到作品到读者各个环节的研究。即便如此,还有需要研究的领域需要特定的方式加以研究。这个问题来自如下思考:文学史上已有较高地位的作家的某部优秀作品的艺术构成及其特性,在那种方式中予

以研究呢？或者说，以具体的优秀作品为对象，探索和总结其中的艺术特性乃至进而获得对于其所属的文体的具体细致把握，这样的任务如何完成呢？显然，这不是简单的评价问题，是评价任务完成继之而来的分析性质的任务。那么，难道从来就没有理论家们涉足这样的研究吗？回答是否定的。比如，法国经典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从评论《追忆似水年华》入手，得到的却是《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这样的经典叙事学重要理论著作，即评论为理论服务。其他，比如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评论而升华为对于理论问题探讨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就有瓦尔特·比梅尔(Walter Biemel)的《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美国著名叙事学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解读叙事》中的第十二章以《追忆似水年华》为对象讨论“错格的谎言”。这些著作就是通过分析而表述了文本特性的概括，是作为叙事诗学形态面世的。恰如热奈特所说：“分析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而正是从个别到一般……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在希望理论为评论服务时我不由自主地让评论为理论服务。”^①

在我国，通过文本分析路径而抵达文本理论的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尚未获得充分注意和认识。从西方这类著作看来，所分析皆为文学经典，这样的选择暗含着一个理念，即分析工作以认可这些作品值得分析为前提。这个任务恰好与语言学的即诗歌学的研究模式相符合。“根据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语言学的模式形成文学研究中相应的诗歌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②，这是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明确提出的研究方式。相关思想在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②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1.

分析》一书中也有表述。英加登认为,出于研究目的的文学阅读属于“前审美认识”范围。在英加登看来,对文学的艺术作品进行研究的前审美认识,目的是发现那些使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要素,即在审美具体化中构成审美相关性质的基础的东西。这种东西永恒地存在于对象之中并且完全以审美相关性质为基础,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英加登称之为“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的效果已经得到验证,采用诗歌学的研究模式,探寻艺术特性和要素,让评论为文学理论服务,这就是文本分析这样一种“运用方法分析文本则是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种实践活动”的任务和意义。

文本分析作为实践活动,回到具体文本,回到蕴涵丰富的文学现象本身,不是回到无目的性的经验,而是回到培根意义上的“主动的试验”上,才能形成知识生成的机制。培根认为,为了摆脱围困人们心灵的、劫持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错误观念,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强制自己暂时把他们的错误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习起来”^①。使自己“与事实熟习”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的实验”,文本分析即“运用方法分析和探寻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工作,是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种实践活动”,选择文学经典作为分析对象,经典选择中又以选择叙事现象丰富、文本蹊跷、特异等为关注点,就是文本分析作为“主动的实验”的标志。

运用方法分析文本这种“主动的试验”过程中的文学理论知识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既定的概念范畴在运用中被细化,从而形成更加具体的理论表述。文本分析需要借助以理论和范畴概念为其形式的方法,运用理论和概念范畴进入文本,逻辑上就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对应着个别性的文本现象。理论给为文本分析提供视野、眼光,概念范畴规范分析对象的基本特性。为了描述和概括具体文本的特性,必须将概念范畴细化,从而揭示出更具体丰富的艺术特性。

^① [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页。

那么,将概念和范畴细化,是否重新返回到了众多具体现象特性本身?是否成为知识的自我循环?知识创新何在?我们对知识的定义一般是从哲学角度作出的,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知识”条目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从文学理论知识来看,这是对文学现象发现后的概括性表述。而文学现象是无法穷尽的,因此,不断发现文学作品中的“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就会有不间断的概括。而且,概念是分为层次的,也表明知识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当以某一具有概括性的概念进而发现与之相关的现象并用理论表述的时候,势必形成新的具体概括,知识的生产就发生了。以互文性理论在文本分析中的运用来看。“朱力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互为指涉(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的积累的参与等。”^①互文性是西方当代文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范畴,是理论家对文学作品现象的发现和概括。朱力亚·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是“种种方法”的概括,如何认识“种种方法”?朱力亚·克里斯蒂娃自己并未将所有方法一网打尽,只是指出了看待文本的一个思路。“种种方法”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因此,所谓“种种方法”,为更丰富的文本互文现象的出现预留了发现和概括的空间。笔者在分析诸如沈从文的《菜园》、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等小说时运用了互文性思路,发现《游园惊梦》通篇的隐喻性思维,其基础就是来自于汤显祖《牡丹亭》中《惊梦》中杜丽娘唱的“皂罗袍”那段唱词,即“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

^① [美]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3 页。